

由内而外的精神气象

——序吴素琴《不自觉的美好》

罗光成



《不自觉的美好》
吴素琴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读着作家吴素琴的文字，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山野春光的明丽，是枝头果实的丰盈，是朝阳初升的微笑，是银汉遥遥的空灵。吴素琴的文字，融释大爱，渗透情怀，散射着纯真、趣味、生动、饱满、哲思、物语，以及由此及彼、暗香幽来的美好与美妙。

一种内在的力量与精神气质，动人心弦，不可阻挡！

她写《父亲不是山》，“他时常偷偷去我在的小学校，看我给孩子们上课，那个不挺拔的身影就投在学校矮土的围墙上……”空间、视角、动静、意识，强烈的场景碰撞，天然的情感喷发，尽情倾泻生命延续的无疆大爱，还有生命链接中无法言说的美好与忧伤。

她写《生在古堡》，信笔驰骋，荡气回肠。如果说，刘慈欣的《三体》，试图从宇宙的大尺度，尝试考量人类的大悲悯、大命运、大情怀，那《生在古堡》，则是这种宇宙尺度的高密压缩。声色不动、从容道来的文字，把古堡的岁月意象，解析重构，反复蒸腾。厚重的土堡气息，氤氲的烟火味道，从古堡的深处，循着时空，逆着时间，风涌而来，撼击人心。

她写《养猫说猫》，不落俗套，不弄玄虚。趋避简单意义的叙事，深入人与自然的缘因，直以己心比猫心。猫的美丽、猫的柔情、猫的坚强、猫的任性、猫的前世、猫的今生，风采尽见，动人心旌。“这个世界是我们大家的，谁也不能剥夺谁的存在。”在作者对世界如此的宣言里，猫活得温文尔雅，自信自我，慵卧警跃，百俐千伶。

她写《你笑，就不贫困》，跳出扶贫写作的千篇一律，没有说教，不用图解，从人性固有的精神层面，从人生活着的意义角度，从生而平等的哲学立场，为扶贫故事注入了更多真实、真切、生动与温暖。

她写《长睫毛》，细节在不经意中呈现，张力从细节中脱颖而出。当作为记忆代码的“长睫毛”，被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切割，尽管，“成长、成熟，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是生活本身的题旨，可成长成熟成这个样子的“长睫毛”，终是多么让人顿感失落、迷疑、心痛、纠结。

她写《敞开的大门》，太奶奶与村邻对待逃荒者截然不同的表现，“太奶奶把米缸里的面粉，一瓢一瓢，舀分给站成一排的乞

丐。”一家人对太奶奶义举的无声支持，善良、真诚、扶贫济困、充满爱心，成为这个大家庭融入血液的基因。在小女孩安静视角注视下，通过纯自然的描述，为太奶奶在皇天后土上塑起了一尊血肉丰满的、人间大爱的精神雕塑。

她写《买中药的快乐》，从年少的不耐烦，心生怨怼，到被老人们的憨诚所感动，生活的庸常与司空见惯，似乎总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探究通道，时时准备留给作家独到的文学发现与思想启迪。

她写《一个人一片天》，青春的丰腴美好，年少的花样雨季，如一江春水，漫溢而来。那是师范生吴素琴平生第一篇文学作品，首发《中国校园文学》，1994年，那年，她十九岁。

是的，吴素琴从十八、九岁开始与文学结缘，文字便已带着光，镶着金边，蓄含穿越时空的力量。《中国校园文学》《辽宁青年》《青年月刊》《读者》《青年文摘》……这些在纸媒一统天下的1990年代，高居阅读榜首、风靡不可一世、畅销得一塌糊涂的明星纸刊，曾是当年多少作家写手孜孜不已、念念不忘的殿堂与高度，而对吴素琴——当年一个文学刚出道的在校师范生，竟是她轻舒而至的文学起点！

不得不说，写作，对吴素琴而言，仿佛与生俱来。

她的文字，就是那么一路清泉潺潺，一路飞流直下，顺其自然，左右逢源。心在文字里跳动，爱在句读间流淌，失落处见光明，炎凉处有温暖。作家吴素琴俨然指挥官，又仿佛牧羊人，一个接一个应约而来的文字，听着她的召唤，循着她的指挥，裹着原始质朴，带着天然灵动，排着让人喜欢的队形，一阵一阵，一群一群，从吴素琴面前，尽情走过，欣然受检。

这样的文字，注定会被高起点筛选，在高起点飞翔。

从少女时代与文学的懵懂相遇，吴素琴文学的天性与写作的观点，始终呈现温暖的年轻态。个人与时代、自我与人类、人类与自然，在她的写作实践中，相互纠缠，相映叠加。起于小我，超越自我，以文载道，化育人心。与他人生活经验产生共鸣，与社会普遍认知相互契合，一种可称之为“思想流”的写作风格，带着作家鲜明的个性标识，历经时光的磨淬，正日渐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有美好——不自觉的美好。

吴素琴的写作，忠于自然，服从内心，淡定从容，不求闻达。一任春风沂水，云舒霞飞。深美的思想、雅洁的文字、纯粹的美好，电卷星飞，破空而来。这是写作从技术层面的“自觉”，向心灵层面“不自觉”的盛大跨越；这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写作之路必然的走向与涅槃。当这些让人措手不及而又喜出望外，不在既定思路而又如此美好的“不自觉”，涌至心头，凝聚笔端，作家的文字，必然泽被着“不自觉的美好”，散发出不自觉的暖意，一如阳光初照，桃花盛开。

吴素琴的文字是可读的。吴素琴的文字是耐读的。一千个读者，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读者的智商，我们谁也不用怀疑。

中国文章，源远流长。其备受尊崇者，乃以文载道。道者，天地之公理，万物之美德。而文章，一旦融入了天地之理，体现了万物美德，那种“不自觉的美好”，必然不期而至，涅而不渝，顺时应物，光泽未来。

唐小兵心中的“瓦尔登湖”

——读《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李庆林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是唐小兵多年读书笔记的合集，也是唐小兵借助阅读，阐释个人对中国知识分子和近代中国历史之间的命运变迁以及独具学者气质的人文思考。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唐小兵多年研究的主要课题，与他一直以来的阅读书目是相得益彰的。他非常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流变以及身份转换，将许多关于此类内容书籍的“碎片化”规整分析，逐步使之系统化，进而形成自己个性十足的主观思考。好比拼搭积木，将一个个形状不同的小积木搭建成富有唐小兵个人化的“建筑”。

诚如他在后记“一个人的阅读史”里的一段话：“每个风格独特的书评人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沉默而深邃的梭罗式的瓦尔登湖……越是个人性的阅读和写作，恰恰就越是具有某种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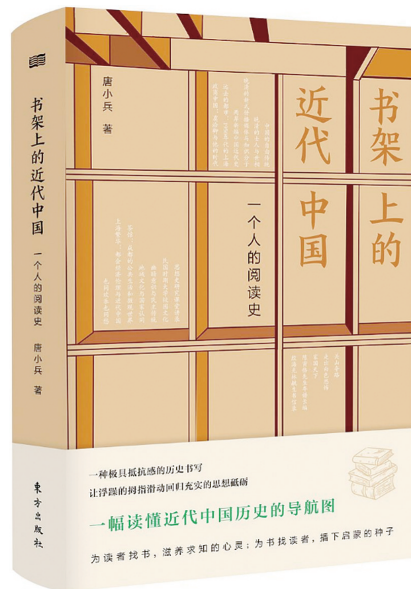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书，分为“读史之道”“家国之变”“明暗之间”“人文之思”四辑。细读唐小兵的这些读书笔记，具有两条明晰的主线：一是诠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流变、转换和行为，中国传统知识人的价值观选择与变化，涉及陈寅恪、沈从文、吴宓、王鼎钧、林毓生等文化名人的年谱、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史料，进行评述与解读。他独辟一条透过读书评论来彰显自己解读历史的洋洋大观之路。二是通过对上海文化、成都文化、广东文化等城市地域历史文化演绎的剖析，透视大一统观念主导下的中国文化深处的复杂多元，不啻近代中国既泥沙俱下又推陈出新的一次历史观导航。

他借《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揭示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里的心态、人文背景、身份转换以及价值重心偏移的种种现象。他写道：“新一代知识人已经不再画地为牢，相反，在他们急功近利的心态与视野之中，传统的义理与道德成了阻碍中国近代化的绊脚石，而需引进西方的真理来救治中国之积弊。”接着，他进一步拓展思路，“我们若检讨20世纪中国历史与命运之多舛，则不能不更多地从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出发来审视晚清这一段波澜起伏之历史。”

他在第三辑《王鼎钧：谛听哭声或同声一哭》一文中，通过阅读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研究分析了当年左翼文化为什么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左翼文学为什么能逐步占领民国时的所有中国副刊。他透析出，左翼主要主张穷人拥有诸多美德，富人则存在各种罪恶行为，由此，左翼博取了广大穷人支持。左翼同情广大穷人，便能成为公共舆论的主流，便能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文艺思潮！

唐小兵通过其书评，不但对原著内容诠释准确，还能很好地脱离原著成为自己个性风格的有价值文字，抒怀畅言，启迪读者。说其为书评中的书评，不为过，这是《书架上的近代中国》出版的价值所在。唐小兵说“阅读是让人回归一种自然的灵性和深度的潜沉”，值得我们每个人读书时借鉴之。

本书的评述内容，从晚清到民国，始终蕴含着唐小兵的家国文化情怀，他真诚地会在后记里说：“与其说这是一册可以让读者按图索骥了解近代中国历史著作的书评集，不如说是一个青年知识人在面对作为知识仓库的历史世界时竭尽所能的聆听、理解和对话，其言定有可商榷之处，其情感却是真切而严肃的。”我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唐小兵读书之道里藏于心中的“瓦尔登湖”，明朗、清澈又深沉。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唐小兵 著
东方出版社